

观剧、听书、看秧歌

榆林古城文化味越来越浓

赵建兰 本报驻陕西记者 任学武

一条古街,从南到北依次排列的文昌阁、万佛楼、明星楼、钟楼、凯歌楼、鼓楼形成的“六楼骑街”的独特景象让人流连忘返。古街内,小剧场演出一票难求,秧歌表演红红火火,陕北说书听得人如痴如醉……

近年来,位于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市榆阳区将榆林小曲、秧歌、陕北说书以及传统饮食等带有地方印记的特色文化符号带到了榆林城这条600多年历史的明清古街中,不仅让市民游客充分享受到了“古城文化盛宴”,也让古老的文明在现代时尚的触动下焕发出新颜,成为榆林市全面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又一创意。

小剧场演出遍榆林

每逢周五,到古街的小剧场内看演出,已成为居民王大爷雷打不动的“必修课”。“喜庆、舒坦,百看不厌。”王大爷逢人就高兴地说,光是看那些唱小曲演员们的大褂、坎肩装扮,就觉得格外亲切。

作为古街的原住民,王大爷的生活同很多老榆林城里的居民一样,安乐惬意。然而,舒适的生活却让生活热爱热闹的王大爷心里时常感到空落落的。“小剧场的出现,让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和邻里街坊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的场景,很简单却很快乐。”王大爷说。

据了解,每周五晚固定面向群众惠民演出的榆阳小剧场(地方戏曲传习所),是榆林市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于2017年开始实施的文化惠民工程。演出实行低票价,群众仅需花费10元就可到环境幽雅的剧院里欣赏一场以陕北元素为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该活动月月创新,演出效果和观众反响越来越好,现已成为榆林当地响当当的文化品牌,影响带动了全市的演出市场,从而形成了小剧场演出遍榆林的格局。

一向冷清的古街,也因小剧场的到来,出现了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热闹景象,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榆阳小剧场演出

任学武摄

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小剧场已整整演出57场,受惠群众达1.9万人次。

红火的秧歌天天看

下午1时,又到了“陕北秧歌过大街”每天固定演出的时间了,身穿彩衣,手拿舞扇的秧歌队一出现,立刻吸引了无数人驻足观看。今年46岁的张设华是榆林市榆阳区芦河镇保安堡传承老秧歌队队员,刚刚扭完秧歌的她笑着说:“从小就喜欢扭秧歌,每天扭一扭,既锻炼了身体,也愉悦了心情,美得很。”

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陕北秧歌,是一种流传于陕北高原、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传统舞蹈艺术形式,主要分布在榆林、延安、绥德、米脂等地,此前主要在陕北春节和祭春日、祭秋日时演出。为了让红火热闹的秧歌表演成为陕北榆林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去年10月开始,榆阳区文化馆组织举办“陕北秧歌过大街”活动。

“红火热闹的秧歌表演,让老街的文化味道越来越浓了,也让老街的人气越来越旺了。”62岁的林大爷说,他每天都要到古街看秧歌表演,有时候也会加入进去扭一扭。据悉,已吸引观众达15万人次的“陕北秧歌过大街”活动,展演期间,无论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喜爱秧歌表演的群众均可参与其中。“如今,秧歌在哪里,群众的目光就在哪里。”榆阳区文化馆民间秧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让陕北秧歌实现更大范围的普及,当地政府不仅给予每个秧歌队在乐器设施设备、演出经费保障等方面大力扶持,还特别邀请专业老师给秧歌队队员培训、指导。

听书听得醉人心

在榆林地区,盛行请民间艺人说“平安书”,它是陕北地区十分重要的传统曲艺形式。说唱艺人手弹三弦,腿踢说板,凳旁放惊堂木等,有白有唱。每当三弦声响起,人们总会放下

手中的活计,奔走相告,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精彩的说书表演,那亲切的方言道白、悠扬的唱腔传来,总能听书者全身心投入到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之中……

“陕北说书一般两三个人就可以表演,有时一个人也可以。”陕北说书人刘先生称,“说书的内容大都是些家长里短、普通人生活的日常,但都在理,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80后”的那叶霞从小就喜欢听陕北说书,只要听说附近有说书活动,一场也不愿落下,在她看来,通过说书先生绘声绘色讲述出来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格外生动和饱满,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陕北说书,给群众提供一个周末听陕北说书的平台,自今年年初开始,榆林市在古街专门开辟了陕北说书专场,每周六晚准时开播,并免费对外开放,说书的内容包括了《金镯玉环记》《金镯记》《七侠五义》《包公案》等传统剧目。截至目前,已演出了20场,吸引听书爱好者2000人次。

榆阳区还利用庙会、集市等有利时节,在全区各“美丽乡村 文明家园”示范村中巡回表演陕北说书,助推移风易俗,一年下来,已累计演出40余场,惠及1.2万名农村群众。

“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参与,目前,榆林市浓郁的文化氛围已经形成,也充分调动了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旅游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化遗产需要旅游这一载体来保护、传承,而传统节日也正是展示旅游文化的重要窗口之一。”榆阳区文体广电局局长刘建说。



8月4日,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文化厅、多彩贵州文化产业集团主办的2018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非遗周末聚迎来了水族自治县三都专场展演。

据了解,三都水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历史文化悠久。这里民族风情浓郁,境内汉、水、布依、苗、瑶等14个民族相互交流、融合发展,形成了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民俗、歌舞、手工艺及表演艺术等,非遗资源丰富。

据介绍,本次展演精心编排了11个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水族独特的文化魅力。

图为展演现场演出——水族情歌对唱。 董金黄/文 武敬/图

资讯

甘肃发现4000年前土坯建筑遗迹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连振祥)经过8年的发掘,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西城驿遗址考古工作有了重要收获,记者近日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西城驿遗址的发掘,除了发现了铜冶金遗址外,还发现了大量土坯房屋遗址。据介绍,西城驿遗址的土坯建筑是目前所见的西北地区年代最早的土坯建筑。

西城驿遗址是一处以从事旱作农业为主、兼有饲养,并进行着冶金等手工业生产的史前聚落,距今4100年至3500年。西城驿遗址地处河西走廊中部、黑河流域中游,位于张掖市甘州区明永乡,是黑水国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的发掘来看,此处史前聚落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时期。

一期聚落为马厂晚期(距今4100至4000年),二期聚落年代为西城驿文化时期(距今4000至3700年),三期为四坝文化早段(距今3700至3500年)。整体来看,西城驿遗址聚落的房屋建筑经历了半地穴式、地面立柱式、地面土坯建筑的演变过程。

据悉,土坯被认为最早出现在西亚、中亚地区,在我国黄淮地区、长江下游及长城地带东段的史前文化中也有发现,以西城驿文化时期土坯建筑为代表的河西走廊土坯建筑不同于我国东部土坯建筑传统,其吸取了来自中亚的土坯建筑材料形式,又结合了本土的土墙建造技术,形成了双重技术系统,呈现“中西合璧”的特点。

专家在河北研讨中国散曲传播

本报讯(驻河北记者李秋云)近日,由中国散曲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散曲暨相关文体学术研讨会在河北保定举办。来自中国散曲研究会、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推动中国散曲及相关文体研究、传播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当代散曲创作的喜与忧》《二十世纪之散曲创作与研究》等数十个论题,以及明代散曲作家与散曲理论、戏曲演出与戏曲理论、曲谱曲律、词曲文献、昆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散曲创作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赵义山回顾了近百年来中国散曲创作和研究的历程,他表示,当下散曲研究面临着危机和不足,如后继人才培养滞后,一些基础性研究尤其是文献整理等工作仍存在现实困难。

散曲是中国古代文学体裁之一。在元代兴盛,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合乐歌词,代表作有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等。

西藏新发现16至17世纪摩崖造像

本报讯 日前,西藏自治区文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西藏文研所”)在西藏墨竹工卡县境内拉萨河附近新发现封土墓葬、岩画、摩崖造像等文物遗迹,根据摩崖造像风格初步判定其年代为16世纪至17世纪。

据西藏文研所研究员陈祖军介绍,7月31日,西藏文研所与拉萨市文物局、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相关部门前往该县多地对新发现的文物遗迹进行了实地调查。此行,考古工作人员先后调查了拉萨河左岸的切囊墓地、玉布岗墓地。经现场查勘,确认两处遗迹皆为封土墓地,各有10余座

墓葬,墓葬大都保存完好,少数墓葬墓顶封土中央塌陷。

此次调查的扎乃栋岩画点位于唐加乡境内,地处拉萨河右岸孜麦山半山山嘴岩体上。陈祖军说:“至少在4块破碎的崖面上发现以点凿手法制作而成的藏文与图案。图案内容有动物、佛塔等。”

地处拉萨河左岸羊嘎山崖壁上的摩崖造像,在西北崖面上共有3尊佛教造像。经初步辨识为四臂观音、不动佛、释迦牟尼佛,从造像风格初步判定其年代为16世纪至17世纪。

(赵期)



近日,河北沧州泊头市残联联合当地泥塑工作室,免费为20余名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开办了“非遗泥塑”制作培训班,帮助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便于他们在家中实现就业增收。图为在“非遗泥塑”制作培训课堂上,“三痴斋”泥塑艺人(左二)向残疾人传授泥塑制作技艺。 新华社发(傅新春 摄)

二十四节气的当代价值

张勃

2016年11月,“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二十四节气的保护和传承就成为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近日,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今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彰显了节气的当代价值。具体而言,二十四节气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时间标记和时序转换的提示意义。二十四节气首先是一种计时方式,是中国人将一年划分为24份并分别给予名称的时间制度,它和岁(年)、时、月、旬、日、时辰、刻等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时间单位。对二十四节气的标注和使用,意味着中国在与世界节奏保持一致的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和元素。不仅如此,二十四节气的名称本身即将时间的流转与气候、物候的变化相关联,其中有8个反映了季节变化(即二分二至和四立);5个反映了温度变化(即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7个反映了降水变化(即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4个反映了物候变化(即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因而具有鲜明的时序转换的提示意义,这是公历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

第二,可以发挥指导农业生产的

作用。“种无定例,全靠看节气”“不懂二十四节气,白把种子撒下地”。农业生产最讲究不误农时,对准确把握播、耘、收、藏,的时机提出了要求。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形成之后又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南。如今,伴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和气象学的进步,这种作用虽然大大下降,但我国仍然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仍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尤其近年来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使二十四节气在指导农业生产方面仍然大有可为。长期以来,我国各地民众因地制宜,形成了符合本地特点、具有本地特色、发挥本地优势的节气文化,尤其数量众多的节气谚语,是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对于指导农业生产具有重要价值。如“立冬前犁金,立冬后犁银,立春后犁铁”,通过立冬前后以及立春后犁地分别带来的结果用“金”“银”“铁”加以表示,并列在一起,鲜明地反映出不同节气犁地的不同作用,并清晰地表达了犁地宜于立冬前的指导性意见。

第三,可以指导日常生活,尤其是在养生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十四节气不仅关乎生产,亦深系生活,不少节气谚语都是对生活的指导,从穿衣到饮食到娱乐休闲,无不涉及。如“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

秋雨换上棉”“立夏栽茄子,立秋吃茄子”“谷雨过三天,园里看牡丹”“夏至馄饨冬至团,四季安康人团圆”等。现代社会,一方面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人们越来越注重生命的安全与健康,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脱离自然时序节奏,由此带来身体健康等一系列问题,促使人们对反自然行为进行反思。二十四节气养生强调人和自然的节拍,根据不同的节气适时调整自己的行为、饮食与精神,这对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具有积极作用。

第四,相关文化和实践活动仍然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并让人们观察自然、感受自然、诗意地栖居提供可能性。二十四节气让人更好地感知自然的韵律和气息,从而真切地体会到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亲密与诗意。中国古代文人有许多因节气而写、为节气而写的诗词,描绘气候物候,抒发节气推迁引起的情感之变,它们流传至今,成为时下人们穿越时空、与诗人共同感受自然节律、让生活充满诗情的主要凭依。

第五,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价值。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的原創文化,是古代民众在长期实践中不断追求、认知、总结的智慧结晶,它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和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方面。历史上,二十四节气伴随着王朝历

法的颁布成为老百姓遵循的日用之时,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为多民族所共享,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各地的人们对于二十四节气进行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创造性利用,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甚至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第六,具有重要的理念共享价值。二十四节气传承久远,播布广泛,文化形式多样,文化内涵丰富,贯穿着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遵循着顺天应时、循时而动的法则,反映着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尊重生命节奏,遵循自然规律,根据自然界的变化、时间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循时而动,以合时宜,并充分利用自然之物,实现自身之圆满。这些符合时宜的活动都有利于万物生长,天人和谐。这种理念在全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可持续发展遭遇危机的当今,凸显出普遍意义和共享价值。

最后,二十四节气还是文化创意的重要资源。二十四节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综合载体,既有国家祭典,又有生产仪式和习俗活动,涉及饮食、服饰、信仰、娱乐、社会交往等多个方面,还有谚语、歌谣、传说、诗词、工艺、书画等各种文艺作品,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们既可以为文化创意提供材料,也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是进行文化创意的重要资源。